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中国

ZHONGGUOZUIJIA

最
2000
佳

散文

韩小蕙\选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00



中国最佳
散文

韩小蕙 选编

ZHONG
GUO
ZUI
JIA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7-1180/7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0 中国最佳散文/韩小蕙选编. -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01.2

(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)

ISBN 7-205-04927-X

I. 20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856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295 千字 印张: 13.75

印数: 1—10,000 册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陶 然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封面设计: 金 明

责任校对: 徐保盛

定价: 21.00 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编辑委员会

张中行 林 非 车前子
王得后 孙 郁 韩忠良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《2000 中国最佳散文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随笔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诗歌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杂文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》

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，广选、精编、集评。

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。为读者提供极具保留价值、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，卷首序言更见功力。

继 1998 年和 1999 年选本的发布，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、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。

本丛书将继续坚持“民间立场、民间态度、民间选本”的编辑宗旨，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。

意匠惨淡经营中(代序)

季羨林

根据我个人的归纳，对于散文的创作，大体上有两种态度。一种认为，散文重点在一个“散”字上，愿意怎样写，就怎样写；愿意怎样起头，就怎样起头；愿意怎样煞尾，就怎样煞尾，无拘无束，松松散散，信笔所之，潇洒自如，天马行空，所向无前。要引经据典，中外都有。外国最著名的例子，我想举法国的蒙田，蒙田的《随笔》享誉世界垂数百年，至今不衰。他的随笔就属于松散一类，整篇不讲求结构，叙述也看不出什么层次，一点匠心也看不出来；在词藻修辞方面也看不出什么独特的风采。因此，我常常想，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文学家，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，他的思想确有非常深刻之处，为他人所不可及者。在中国也能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。中国一些大散文家有时也写一些轻松的文章，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，比如苏东坡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之类。其他大家也间有这样的作品。

这一类的散文作品，这一类的散文作家，我无以名之，暂时名之为松散派。

与松散派相对立的一派主张，写散文同写别的体裁文章一样，也要经过充分构思，精心安排，对全篇结构布局，要仔细考虑，要有逻辑性，有层次；对遣词造句，也要认真推敲，不能苟且下笔。我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。我的意见具见拙作《漫谈散文》中（见《人民文学》，一九九八年第八期，本社出版的《1998中国最佳随笔》一书中收录），这里不再重复。杜甫在《丹青引》中有两句诗：

“诏谓将军拂绢素，意匠惨淡经营中。”这里指的是绘

画，后来把意思扩大了，泛指所有心独运、认真考虑的情况。我在这里借用来指散文的创作，我杜撰了一个名词：经营派。

汉语是中国语言的一种，在世界众语言中独具特色，特色颇多，我不能一一列举。我现在只举一种，这就是：汉文讲究炼字炼句。这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，特别是诗词创造中，这一点我在《漫谈散文》中已有所涉及，现在再补充一点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，否则谓之无境界。——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，着一‘闹’字而境界全出。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，着一‘弄’字而境界全出矣。”一般说来，“闹”字“弄”字都属于炼字的范畴，然而王国维却把它们提高到境界的高度。大家都知道，境界论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支柱和基础，前无古人，而他竟把炼字与境界论结合起来，可见炼字在他心目中重要到什么程度了。

炼字炼句是中国写诗歌写散文时“惨淡经营”的一种方式，但是“惨淡经营”的范围还大得很，不限于这一种方式。在西方，写诗歌也决不是不讲究炼字炼句，但是由于语言的不同，不像汉文这样全力以赴。汉语的词类有时候不那么固定，这也是对炼字的一种方便之门。

能做到“惨淡经营”，散文是否就一定能写得好呢？并不见得。一般说起来，只能有两种结果：一成功，一失败。在成功的方面，情况也极为复杂。先举一个诗人的例子。杜甫有一句很有名的诗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可见

他作诗惨淡经营之艰苦，结果他成了中国的“诗圣”，大名垂宇宙了。谈到散文(广义的)创作，从六朝的骈体文开始，作者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。到了唐代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，柳宗元与韩愈并称，写文章也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。宋代的欧阳修、三苏，再加上王安石、曾巩，上面说到的八个人是有名的唐代八大家，风格各异，皆有独到之处，共同的地方是都惨淡经营。到了明代归有光属于正统派，公安派和竟陵派，以及张岱等属于革新派。清代的桐城派与八股文似乎有一脉相通之处。这一派的作家句斟字酌，苦心孤诣，其惨淡经营的努力更为突出。以上所谈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。

这些惨淡经营派的大家是不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美妙绝伦的呢？不是的。这些大家传诵千古的文章多少不等地就那么几篇。原因何在呢？写文章，除了天资或者天才之外，还要勤奋努力。惨淡经营就属于这个范畴。在天才和勤奋之外，还要有灵感。灵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，但它确实存在，谁也否定不了。只要有点写文章的经验，就能证明这一点。灵感是无法掌握的，有时它会突然闪现，如电光石火，转瞬即逝。抓住了就能写出好文章。你若硬要它来，却无济于事。据说有的作家能够设法诱发灵感，比如闻一种什么香味之类。英国有一位浪漫派诗人，每闻到烂苹果的香味，就能出现灵感。但是效果恐怕也很有限，否则就篇篇文章都成珠玑了。

上面这一大篇话讲的是惨淡经营的成功者。至于失败者却颇不大容易谈。原因也并不复杂。惨淡经营而失败

了，则他们的文章必然是佶屈聱牙，甚至文理不通，既缺思想性，又无艺术性，这样的文章怎样能流传下来呢？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八股文。我自己没有写过八股文，没有感性认识。但是从许多书上能够读到，当年八股文作者那种简练揣摩、惨淡经营的艰苦情况。但是为什么文章却写不好呢？那种代圣人立言不许说自己话的桎梏把人捆得紧紧的，多大的天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。

我在上面简略地谈了谈惨淡经营的两个方面的情况：成功与失败，对其中原因也做了一点分析，我谈到了灵感的问题。现在再对成功的一方面做一点补充，就是，写文章的人要多读书，中国旧日称之“腹笥”，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肚子里要有货。如果腹中没有货，空空如也，即使再努力惨淡经营，也无济于事，反而会露出了马脚，贻笑方家。

上面讲的大多是古代的情况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？根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，在中国现代的散文文坛上，松散派和经营派都是有的，而以松散派为多。我这种分派的想法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管见，肯定会有人反对的，也许还有人赞成。这一切我都不在意，我个人有这种看法，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，一不商榷，二不争论。争论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。

我不是在写中国现代散文的批评史，不必面面俱到，关于松散派我就不再说了。我现在只谈我所崇尚的经营派。今天中国散文文坛上的经营派，同历史上一样，有成功者，有失败者。成功者也不是篇篇文章都能成功，失败

之作还是居多数。这种情况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。我们这一些舞笔弄墨者都会有这种经验的。历史上许多散文大家，虽然个个著作等身，但是流传下来历代诵读不辍者也就寥寥几篇。今天的情况也一样。

我不在这里作点将录。但是，为了把问题说明白，我且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杨朔。杨朔不是一个多产作家，但是写作态度严肃、认真，极尽惨淡经营之能事，展现精雕细琢之绝活。文章气度不够恢弘，局面较为狭小，然而遣词造句，戮力创新，宛如玲珑剔透的象牙球，令人赞叹。关于杨朔，文坛上争议颇多，有褒之者，有贬之者，两者各走极端。这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现象，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获得所有读者的赞扬的，杨朔焉能例外？依我个人的管见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特别是散文史上，杨朔必须占有一个地位。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散文创作成功的两个条件，杨朔的腹笥是否充盈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是，他是有灵感的，有时表现为细微、精致、美妙绝伦的意象，这在别的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。

有几位作家，我想把他们也归入经营派。从谋篇布局上看不出什么特点，但在遣词造句方面，却明显地看出了努力的痕迹。结果怎样呢？有的词句，大概是他们创新的；不幸事与愿违，我们读起来非常别扭，新不新，旧不旧，读了这样的文章，好像是吃了带沙子的米饭，食在胃中，愁上眉梢，以后再也不敢问津。归纳其中原因，不出我上面说的两条：腹笥贫瘠，又无灵感。不读中国古代的散文佳作，又不涉猎诗、词、歌、赋。至于西方国家的散

文名篇，似乎也从不阅读。因此，文章缺少书卷气，又缺少灵气。这些作家个人感觉可能非常良好，然而读者偏不买账，只有孤芳自赏了。

在《漫谈散文》中我曾说到过：中国古代的散文非常重视起头和结尾，这些散文大家也有同样的情况。这情况只须翻一翻最流行的古文选本，比如《古文观止》之类，便能够一目了然。开头要有气势，横空出世，一下笔就能捉住读者的心，让他们非读下去不行。结尾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，让你读完了，久久不能忘怀。结尾好的文章，鲁迅有不少篇。好多年前读宗璞的《哭小弟》，结尾是：

“小弟，我不哭。”我想作者是痛哭着写下这一句话的，读者读了，有哪一个不流泪的呢！这种神来之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我所说的灵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，读者稍加体会便能理解。写到这里，我仿佛听到了文坛上的讥笑声：

“季羡林已经迂腐到了可悲可笑的程度，他在教我们写八股！”我不加辩解，只请求这些人读几篇传世的古文，然后沉思一下，以求得其中三昧。天底下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下苦功是一事无成的。

目 录

序 意匠惨淡经营中(代序) 季美林

藏克家 怀念寿彝 (1)

吴冠中 绍兴闲话 (5)

何满子 旧唱片梦痕 (8)

黄宗江 两位我尊敬的女性 (12)

林斤澜 安息 (17)

来新夏 笑得想哭 (21)

牛 汉 我终于尝到了一点点蜜 (24)

谷 林 书店生活片断 (28)

袁 鹰 有不为斋一瞥 (35)

牧 惠 大学杂忆二题 (39)

林 非 藏书和查书的故事 (44)

乐黛云 我在北大中文系——1948 (52)

邵燕祥 说乡愁 (55)

蓝英年 《肖像》的故事 (60)

舒 展 听歌二题 (67)

柳 萌 心灵故园恋情 (71)

林 希 城堡(二题) (75)

王春瑜 风雨故人来 (80)

从维熙	地火的情蕴·····	(84)
高 莽	松林问狐魂·····	(93)
刘成章	涛声拍打着枣树·····	(100)
郭启宏	宫墙外·····	(104)
毛志成	悼念一位经典叫花·····	(107)
刘心武	墨黑的山谷·····	(114)
石 湾	生为男人·····	(117)
杨闻宇	南北二墓·····	(122)
贾宝泉	静远居记往·····	(126)
梅 洁	雾罩窑山·····	(133)
赵 园	关于季节的记忆(外一篇)·····	(142)
鲁枢元	蓝瓦松·····	(150)
孙绍振	归代泉州·····	(154)
葛剑雄	莎翁故乡所见所思·····	(167)
雷 颐	“天天读”备忘录·····	(176)
刘 齐	埃以纪行·····	(184)
史铁生	有关庙的回忆·····	(194)
舒 婷	神秘的眺望·····	(204)
张抗抗	逝去的书信·····	(209)
张曼菱	不被消化掉的人·····	(212)

赵丽宏	城市之美.....	(220)
贾平凹	今年是龙年	(231)
王英琦	天道无欺.....	(235)
赵 玫	在邮局寄走爱	(241)
王剑冰	老屋·老人·老树.....	(244)
刘元举	感动自己.....	(248)
韩小蕙	守着书的时候(外一篇)	(256)
张爱华	花的往事.....	(275)
张立勤	丹基与印象派	(280)
刘嘉陵	我这里举红灯	(290)
张 炜	我跋涉的莽野.....	(305)
曾 哲	察隅之途.....	(314)
冯秋子	丢失的草地	(323)
刘江滨	“溪边自有舞雩风”	(330)
楚 楚	周庄梦蝶.....	(334)
鲍尔吉·原野	父亲	(342)
陈 染	现实的力量	(345)
马 莉	结局·阴影	(348)
王开林	语不张狂死不休.....	(358)
止 庵	现代绘画与我	(367)

徐 坤	都柏林的乔伊斯·····	(376)
葛红兵	我与他·····	(379)
周晓枫	雨后·····	(389)
潘向黎	雪水云绿和第二片叶子·····	(399)
何向阳	大禹的寂寞·····	(402)
谢子安	家乡二篇·····	(407)
丁宗皓	穷人的阳光·····	(415)
初国卿	听雨·····	(419)

臧克家

怀念寿彝

深交近六十年的寿彝，今年3月21日离我远行了！几个月来，我沉浸在悲痛中。一个个友人的谢世，特别是平生无话不谈、相濡以沫的挚友的远行，对于我这个年已九十有五、神经衰弱的久病老人，犹如塌了半边天！

我与寿彝1942年秋订交于风雨如晦的雾重庆，当时我住在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与姚雪垠同室联床。有一天，寿彝从他执教的中央大学来看望老乡姚雪垠，他那一身蓝布长衫，忠厚朴实的态度，温文尔雅的谈吐，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。我们一见如故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感情日深。

寿彝思想进步，学识渊博，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与教学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满天下。特别是他以七十高龄，亲自策划，担任总主编，积二十年的辛劳，完成十二卷二十二册巨著《中国通史》，尤其令人钦敬。而他的人品和对朋友的忠诚、热情，更使我感动，永志不忘！

1946年夏，我到了上海，在《侨声报》编文艺副刊；寿彝和顾颉刚先生在苏州为文通书局搞了个编译所，彼此过从较多。第二年春，《侨声报》停刊了，我的生活成了问题。我四处奔波，焦虑万分，偌大的上海，谁能援我之手？！寿彝知道了我的处境，特地从苏州来到我的住处，十分亲切地对我说：“我太忙了，你分担我一点工作，接编我的《文讯》月刊，好吗？”我一翻《文讯》的目录，心想，我是搞文艺的，这样一个综合性文化月刊，怎么对付得了？寿彝看到我在迟疑，鼓励我：“你放手去编吧，文艺界你有很多熟人，哲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考古学和国际等方面，约稿如有困难，我全力帮忙。”就这样，我从七卷一期开始接编起《文讯》月刊来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

越密切，他每到上海，总到我的斗室来谈谈。

寿彝敢于主持正义。我有一篇小说《小马灯》，是写我和妻子郑曼在重庆歌乐山送别一对地下党员夫妇、我们的好友去延安的故事，想刊在《文讯》上。书局负责人怕惹事，不敢用；寿彝则坚决主张用上。由于他的坚持，这篇有纪念意义的短篇，得以在《文讯》上与读者见面。

我编了几期后，觉得《文讯》要照顾它的学术性与综合性，中心不突出，影响销路，于是提出隔两期或间期出版“文艺专号”的建议。寿彝从善如流，马上采纳，从七卷五期至九卷五期，出了六期“文艺专号”，销路打开了。这样，寿彝和我，先后以《文讯》为阵地，团结了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和作家。学者如杜守素、夏康农、杨钟健、裴文中；作家有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朱自清、冯至、李文田、杨晦等等，在当时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影响。

1948年冬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。11月底，特务搜查了我支持创办的星群出版社，追问到我，形势紧张。我闻讯后，躲到友人家，一周之内，五易其居。正当此时，原《侨声报》老板雇来几个彪形大汉，逼迫我妻儿立即迁出该报宿舍。一家四口无立锥之地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寿彝请文通书局门市部负责人帮忙，书局马上腾出放书的亭子间，让我妻子暂住，两儿则和店员合铺，解了我燃眉之急。12月8日，我告别家人，潜赴香港，《文讯》出到九卷五期也就随着停刊了。寿彝从苏州来信，嘱郑曼处理《文讯》善后，把未用的稿子退还作者；又对我妻儿的生活倍加关心，要书局送来的12月份工资给郑曼。真是危难中见真情！寿彝对朋友的